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倉

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

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

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

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

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

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  
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  
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  
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  
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  
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一月更以列  
侯為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  
言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以施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  
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

籍蒼君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君以列侯居相  
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  
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  
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  
於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  
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

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  
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  
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  
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耳周苛  
徐廣曰四年三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  
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蕭曹等俱封封周昌  
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  
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  
直言自蕭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

事

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

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  
之然元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  
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  
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  
期斯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吕后側耳於果

廟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

汪靖

樂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

璽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璣曰方與縣令也

謂

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

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一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

史傳三十一  
四  
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  
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  
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  
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  
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  
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  
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  
邑侯徐廣曰十二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

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  
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  
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  
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  
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  
而死徐廣曰諡悼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  
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  
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

夫任教者故沛獄吏高祖常辟吏吏繫呂  
后遇之不謹任教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  
后吏及高祖初起教以客從為御史守豐  
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教遷為上  
黨守陳豨反時教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  
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教卒證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教孝文元年薨徐誤也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  
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

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

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

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

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

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

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

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

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至

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

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蒼德王陵王陵者

安國族也及蒼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蒼為

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

家蒼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

漢王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

蒼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

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

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

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為

姦利上以讓蒼蒼蒼遂病免蒼蒼為丞相十五

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蒼卒諡為文侯子康

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顛音贖代為侯八年

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斲國除初張蒼父

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

相蒼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

法失侯蒼君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疆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從高帝擊項籍遷為

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

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采心以

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

百戶張蒼君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

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

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

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

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

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

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

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

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



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擻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今便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宫外垣也如堧音畏堧之堧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

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守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二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史改封侯靖安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由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

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

至侯許曰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

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

祖功目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

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姪姪徐廣曰姪音士角反一作斷一

作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

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

用秦之顓頊曆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曆何哉

周曰

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厚呂左史

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蕭曹

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

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

陵人也

名千秋

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

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

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

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

安從得之後音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

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

音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

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

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

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

事其時京兆尹趙君漢名廣丞相奏以免罪  
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  
劾月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  
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  
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擊君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  
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  
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  
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

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音以  
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  
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  
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  
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  
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  
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

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音更相代為相是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九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

免

名廣德也

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

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

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

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

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

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

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

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

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

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

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劾御史

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

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

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

其旁聽甚善晉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

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

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

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

也哉深惟士之游官所以至封侯者微甚

徐廣曰微一作微

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

而丞相次也其心真幸丞相物故也

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

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

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

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臣君

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

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危不得者眾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縣

好讀

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惡之類也晉

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

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

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聞其將皆

握齟

應劭曰握齟急促之兒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

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

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服虔曰食其里中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  
而子適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  
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  
而易人多夫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  
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  
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  
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  
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  
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  
容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

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  
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  
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  
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



足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

面中央凡五達也

今其城又多積粟

臣善

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

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

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

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

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

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

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

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

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

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

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奎其便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  
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  
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  
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  
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  
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

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  
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  
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  
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勦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

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

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孟康曰刑斷無復廉鈔也

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

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

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

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

史記卷六十五  
五  
易道

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身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身酈生引兵東走漢

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

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虔

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

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

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

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

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

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

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

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

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

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

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  
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  
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  
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  
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  
夷崎嶇山海間僻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  
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渠音距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

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張異曰珠玉之

寶也裝裏也

他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

陸生

卒拜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

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

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

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趙氏秦姓

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

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

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

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

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

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

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

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

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

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徐廣曰汝一作公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

為也

韋昭曰恩汚辱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

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書

音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

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

我何念

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陸生曰足下位為

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

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

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豫

天下雖

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

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

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

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

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

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

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

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

漢書

音義曰言狼藉甚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

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



等乃言陸生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駟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

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

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

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

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

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

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

和嘗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送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令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

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

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

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

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兒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

賜謁者

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

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

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

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

陽酒徒也

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

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

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

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  
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  
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  
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  
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  
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  
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  
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

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  
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  
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  
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  
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  
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  
下者矣沛公曰苟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  
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

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  
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  
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  
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  
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  
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  
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  
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  
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

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  
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  
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  
被儒衣往說漢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  
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請陸  
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  
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  
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  
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  
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

高帝於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受殘  
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  
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  
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  
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  
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  
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坐與

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

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

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

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

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

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

卒斬車司馬候公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

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

悅徐廣曰今菑南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

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

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

之河內擊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

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

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

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

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鄆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

降鄆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

鄆帝改曰趙國鄆六縣徐廣曰邯鄲高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皋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

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南至蘄

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

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



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  
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  
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  
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  
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  
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  
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  
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

五百石

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

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

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

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緜者

服虔曰蒯音蒯蒯之蒯

沛人也姓周氏常

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

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

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

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緜為信武侯戰

不利不以緜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高祖十二年以縶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  
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  
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死至孝文五年縶以壽終謚為貞侯子昌  
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縶子居  
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縶子應為鄆侯  
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歆皆高

爵

徐廣曰一無高字  
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

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  
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縶操心堅正身不見  
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

徐廣曰此  
一作比

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傳斬蒯成列傳卷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洛陽高

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

音晚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

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

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

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

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早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  
 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  
 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  
 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  
 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  
 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  
 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  
 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  
 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  
 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  
 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豈擊沛收  
 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

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  
 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  
 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  
 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  
 人關不搯其吭張晏曰吭喉龍也拊其背未能全其  
 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

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  
 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口本言都  
 秦地者婁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  
 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及高帝  
 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  
 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  
 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可擊上使劉歆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韋昭曰夸張矜大也

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歆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廼妄言沮吾軍械繫歆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竒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歆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歆二千戶為關內

侯號為建信侯向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

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

萬

應劭曰控引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歆劉歆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

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

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

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

柰何劉歆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

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  
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  
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  
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  
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  
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

柰何棄之匈奴上音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

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

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

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

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

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  
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  
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

晉灼曰楚漢  
春秋名何

薛人也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  
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  
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  
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瓚曰將謂逆亂也公  
羊傳曰君親無將將

誅而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

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

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

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

輻輳安敢有反側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

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

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

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

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



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  
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  
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  
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  
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  
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音從漢叔  
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  
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

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  
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  
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  
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

旗之士

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

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漢五年

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

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  
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  
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  
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  
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  
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  
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  
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  
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  
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  
子外切駟案如淳曰

置設綿索為習隸處最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蒔也野外習之月

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

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

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

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

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

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

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

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

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輒引去音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

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

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

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

曰諸弟之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  
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  
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  
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  
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  
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  
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

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

下攻苦食啖

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

其一

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汗地高帝曰公罷矣吾且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  
柰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  
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叔  
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徒為

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

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

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

蹕煩入乃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間道也如淳曰作

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

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

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

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

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孝惠帝太懼曰急

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

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

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

之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

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

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

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

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  
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  
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  
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  
直若誑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列傳卷第三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俦也

有名於楚項籍

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

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刎

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

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

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并與其家僮數

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

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

與同食朱家廼乘輶車徐廣曰馬車也之洛陽見汝

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

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

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

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

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

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比走胡即南

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

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

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

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

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

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

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  
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  
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  
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  
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  
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  
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  
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  
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

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  
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  
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  
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  
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  
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  
韋昭曰闕見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  
陛下深淺也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



士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

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

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

與竇長君善季布聞

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

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

張晏曰欲

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

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

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

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

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

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

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

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

徐廣曰一作子

氣蓋關

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

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

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

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

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

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

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

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

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

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

斬丁公曰使天下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藥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

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

信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

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

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

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

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

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

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

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  
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顧曰願一言而  
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  
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  
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  
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  
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  
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

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

以苛小徐廣曰少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身

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

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

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

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

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

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

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

楚身屢典軍

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屢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

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奠藥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

彼誠知所處

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不自重其死雖

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藥布列傳第四十